



一九四九年三月上旬，桐柏军区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指示，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八军。图为改编后该军部分干部在老河口中山公园内合影留念。

（本照为吴罡同志提供）



(馮慧敏供稿)



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佑华同志（当年任二野六十三师八十四团团长）。

王佑华同志于一九八八年八月来老河口作旧地重游，本报记者于八十四团解放老河口时驻地旧址。



左图为百花山
烈士纪念亭

右图为李运先
烈士墓碑



目 录

第一次解放老河口

- 回忆首克老河口.....孔庆德 (1)
- 解放老河口——宛西战役之最后一仗
.....李开道 (2)
- 我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袁良栋 (11)
- 开荒斗争回忆.....刘连党 (16)
- 回忆我们所经历的几次战斗.....刘云汉 王仁海 (19)
- 回忆战斗岁月.....李靖彬 (24)
- 记老河口解放斗争二、三事.....赵书杰 (31)
- 我为解放老河口作情报工作的一段经历
.....张 群 (34)
- 解放军雪夜克张集.....张宝绪搜集整理 (39)
- 败逃日记.....杭志伟 (42)

第二次解放

- 老河口之战.....邓天友搜集整理 (45)
- 解放老河口.....李 实 (48)
- 解放老河口日记.....唐平铸 (50)
- 老河口在康泽的祝寿声中解放.....周建陶 (55)
- 难忘的老河口.....阎志敏 (58)

黄老营之战.....	陶金魁 (69)
陈汉三部黄老营作战经过.....	高平均 (75)
夺取敌枪弹.....	张相亭 (78)
永难忘怀的一九四八年.....	王良清 (81)
回忆老河口第二次解放后第一次教师会	申楚英 (87)
附：一、我方有关老襄作战部署、方案及 作战命令等文献.....	(89)
二、敌方关于襄郟战斗经过.....	(113)

第三次解放

第三次解放老河口战斗追忆.....	王佑华 (115)
活捉陈别三.....	陶金魁 (120)
汉西历险记.....	李文明 (124)
老河口工作琐忆.....	田克理 (133)
坚持斗争 迎接胜利.....	鹿学诗 (141)
收缴枪支.....	余兆龙 (153)
解湾之战.....	高平均 (156)
陈别三部困守老河口始末.....	陈训华 (160)
陈别三部覆灭记.....	高平均 (165)

平定“三月三”暴乱

张廷发司令员坐镇老河口.....	李文明 (171)
附：张廷发司令员访问记.....	汤礼春 (174)
平息“三月三”暴乱始末.....	郭玉山 (179)

坚守竹林桥.....	徐振	(188)
搬兵记.....	郭志达	(191)
黄志远落网记.....	徐大乾	(193)
烧、杀、抢、逃——我在“三月三”暴乱中的经历	韩必德	(196)

巩固政权

对老河口解放初期的一段工作回忆	宫雨屏	(201)
光化县政民干部学校始末.....	冯慧敏	(206)
活跃在光化城乡的光（化）河（口）宣传队	冯慧敏	(211)
清除匪患 打开局面.....	袁良栋 袁良钧	(215)
活捉匪首罗品香、余斌.....	张田	(230)
追捕匪首陈魁武.....	张田	(233)
破获意籍间谍案始末.....	徐青山等	(235)
活捉李吊子.....	王河生	(243)

军民关系

新区群众踊跃支前.....	刘行万 张德秀	(245)
战斗支前一担挑.....	张德秀	(249)
回忆我在战争年代里治好一次重病的经过	王仁海	(252)
一件大衣寄深情.....	贾省三	(254)
解放军救了我一家.....	王河生	(256)

得道多助..... 李光华 (259)

英烈事迹

回忆李运先..... 赵富林 (263)

张正言小传..... 龚思淼 (273)

刘肖深小传..... 龚思淼 (276)

烈士英名录..... (279)

附 录

老襄战役时我中原局及中原军区组织序列表
..... (285)

编后语..... (287)

回忆首克老河口

孔庆德口述 邓天友整理

一九四八年初，中原战场的局势是：一方面，我军已站稳脚跟并基本完成了战略展开；另一方面，敌人的力量仍较强大。敌除采取分区防御的方针层层设防以阻止我南渡长江和西出汉水外，另以主力组成若干机动兵团，欲对我大别山根据地和其他中原解放区进行更加疯狂的进攻。

为彻底扭转中原战局，四月，中央军委决定集中我中原兵力，相机进行较大规模的歼灭战以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鉴于大别山区不便于大兵团作战，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指挥下，以一部留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大部则跳出包围圈，挺进南阳、许昌地区，同华野主力部队和陈谢兵团互为犄角，虎踞中原，待机歼敌。

此时，我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正在河南濮阳地区整训，完毕后南渡黄河参加中原逐鹿。为给粟兵团整训和渡河创造有利条件，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同志亲自电示刘邓：你们“新行动方向是豫西南、鄂西、鄂西北及整个汉水流域，……调动平汉线以东之敌向平汉线以西，以利粟裕兵团行动”。要“首先夺取宛西四县，然后出汉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刘邓首长亲自部署，由陈赓将军统一指挥中原一纵、二纵、四纵、十纵和桐柏军区、陕南军区等部队于五月二日发起了宛西战役。在胜利攻克邓县、镇平、内乡、淅川和西峡

口重镇后，为扩大战果，十四日，我华东野战军十纵二十八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六旅挥戈南下，直指老河口。

老河口是位于汉江中游上段的一座重要城市，因老城原在汉江故道口而名之。其是春秋名将伍子胥的故里，也是汉代贤相肖何的封地，故又称鄢阳。此地交通便利：水路上通陕西安康、汉中，下达九省通衢的重镇武汉；陆路西连四川，东衔宛洛，南接襄（阳）花（园）；且有一大型飞机场，为鄂、豫、川、陕四省通衢，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夺取此地，我军既可就近入川，又可直下荆（州）襄（阳），进逼武汉。

其时，老河口为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辖地，特务头子康泽为确保老河口，以便屏障襄樊，特调蒋之嫡系部队一〇四旅和川军一六三旅的一个营驻守该城，并委派副司令郭勋祺坐镇指挥。据说郭是川军名将，颇有作战经验。他率部进驻老河口后，即强征民伕，加固城墙至三丈高一丈厚，整修护城河至一丈深两丈宽。城外上排鹿寨，下布地雷；城内明碉暗堡，遍伏杀机。其兵力部署为：一〇四旅十四团和一六三旅的一个营为正面，扼守马头山、大东门至洪城门一线；十三团为左翼，防御化城门至望江楼一线；十五团为右翼，防守南门至水西门一线，并派一个连驻守汉西尖角，以成犄角之势。由此，敌人认为老河口城固若金汤、坚不可摧。一〇四旅旅长肖西澍年轻气傲，不可一世，曾扬言：日本人那样凶，打老河口还费了十三个昼夜，共军哪及日军。我军兵强将勇，又是美式装备，他两个月也休想打进来。

岂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坚不摧、每战必克的。五月十五晨，我两支劲旅先后抵达光河地区，按照事先分工，

二野二纵六旅准备攻城，华野十纵二十八师布于附近地区，负责策应和打援。稍事休息后，六旅即展开兵力，以大部围困老河口城，另以一部对城北之牛头山实施攻击，将其一连守敌一鼓全歼。次日，攻打城东之马窟山（亦称“马头山”、“百花山”）。守敌凭险固守，拼命顽抗，双方激战两个多小时。其后，在我强有力攻击下，守敌终于不支，大部被歼，少数逃回城内。至此，城郊制高点全部为我所占。接着，我军一面自马窟山居高临下对城内敌军及军事设施进行炮击，一面将主力部队运动至化城门一线，对城内守敌正式发起攻击。敌军凭藉火力优势，拼命顽抗，战斗十分激烈。因城垣坚固，加之敌火力强大，我军数次攻击，均未能奏效。战斗进行至次日晚，我军改变战术，以小部分兵力仍由化城门佯攻，吸引敌人注意力，主力则运动至南门，挖掘地道，接近中山门，然后乘敌不备，突然发起猛攻。因守敌主力集中于化城门一线，不一刻，我军即突破中山门冲进城内。守敌顿时乱作一团。郭勋祺、肖西清见大势已去，为不致全军覆没，遂下令弃城亡命。于是，守敌及地方军政人员争先恐后，纷纷下河抢船往汉西逃窜，踏伤淹死者无数。未及逃脱者，全部被我俘获。

天明，战斗胜利结束。我军一面清理战场，集中俘虏，一面出榜安民。至此，老河口这座被国民党残暴统治数十年的城市，第一次回到了人民手中。

（孔庆德同志当时任桐柏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后曾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本文系根据访问孔庆德同志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解放老河口

——宛西战役之最后一仗

李开道口述 王良清整理

1948年5月，我在中原野战军（原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二纵第六旅第十八团任团长。第一次解放老河口战斗中，我团担任主攻老河口北门的任务，三昼夜的战斗，至今记忆犹新。为了缅怀先烈和教育后人，今将宛西战役的战略目的和解放老河口战斗的经过回忆如下：

一九四七年我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一九四八年春，我部在豫皖交界处摆脱敌六个整编师十余万人的追击后，立即奔赴皖北临泉地区集结，开展以“诉苦”、“三查”为中心的整军运动，整顿了思想和作风，普遍进行阶级教育、形势教育和军风军纪教育，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革命自觉性和责任感大大增强。连队建立了“士兵委员会”，三大民主（军事、政治、经济）进一步发扬。同时，对从大别山根据地补充到部队的一千四百四十八位翻身后的新战士，进行短期的军事训练；我团（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第六旅第十八团）也由两个步兵营恢复为三个步兵营。指战员踊跃请缨，决心严惩凶顽，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为解放全中国贡献一切。

一九四八年春，解放军各战场形势十分喜人。蒋军在东

北、华北、中原各战场连吃败仗，已从“战略进攻”变为处处挨打的局面，陈诚的“六个月内全部消灭共军”的弥天大话已成为笑柄。我军军威大振，所向披靡。为将平汉线以东之敌牵到平汉线以西，以利华东野战军巩固战果和进一步开辟豫、皖、苏战场，太岳（陈谢）兵团开辟豫、皖、鄂战场，中原野战军扩大桐柏区根据地，使豫、鄂、皖、陕四个边区连成一个虎踞中原的解放区根据地。中原野战军（原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遵照军委指示，奔赴豫西南及汉水中游地区歼灭敌人，首先进行宛（南阳）西战役，（邓县、镇平、内乡、淅川、老河口）进抵汉水，摆出奔袭荆沙，进击应城、花园，形成包围武汉又可挥师入陕进川的战略态势，使敌人陷于顾此失彼的境地。毛泽东同志和军委的这一伟大的战略意图，旨在经略中原，同时，也是为淮海大战作准备。而这一战略意图，我们是在参加淮海战役时才体会到的。

宛西（邓、内、淅、镇）四县及老河口是豫、鄂、陕三省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封建势力对地方统治甚严，他们共有二十八个保安团，其骨干分子多为亡命之徒，在地方上奸淫掠抢，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在宛西战役发起的前夕，旅长周发田、政委刘华清在社旗镇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上，向我们详细地分析了敌我态势。明确指出：中央要求我们为迅速巩固和发展豫、陕、鄂根据地，必须进击宛西、南进汉水，奔袭光（化）襄（阳）应（山）随（州），东逼漯（河）确（山）信（阳）广（水），把尖刀插进华中“剿总”白崇禧的肋骨上。根据中央指示，中原野战军发起宛西战役，先摧毁宛西的封建堡垒，以巩固后方和控制汉水中段，使豫西与桐柏连成一片。而后即可南下武汉、西进四川。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我团随纵队进至宛东社旗镇。社旗镇是著名的酒乡，可以说“入了社旗镇，处处溢酒香”。除了镇上的大作坊外，村铺乡店也都有酿酒作坊。部队进城后，当地乡亲携酒夹道相迎。纵队首长命令部队严守纪律，不准沾酒。一些与杯有缘的同志也自觉不买酒吃。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心眼——打大仗，打硬仗、打胜仗，有一个炊事班长好喝酒，听到不准喝酒的命令后，笑哈哈地说：“为了解放全中国，俺这百十斤都交给组织了，谁还在乎这个！”他想了想，抿了抿嘴唇，又说：“等到全国解放了，我可要跳进酒缸里喝它个痛痛快快”。这是一颗多么憨厚赤诚的心啊！

部队进驻社旗后，我团先后解放了周围的村镇，扫清了眼皮子下面的障碍。五月二日，宛西战役开始，我军采取远距离奔袭和突然包围的战术，先后攻占了有坚固城防的宛西四县和西峡口重镇。

五月十四日，我团奉命随旅进击鄂西北重镇老河口。老河口水陆交通便利，因而成为军事要镇，八年抗日战争时期，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此地达六年之久。这次作战是采用围点打援战术，一方面吸引龟缩在南阳地区之敌王凌云部西援，一方面造成西渡汉水，南捣襄樊之势。十五日晨光初露，我团已进入光化县城以东地区。由我团担任主攻，十六团布署在老河口城东南至汉水一带，十七团担任攻占牛头山及附近的制高点后，以一个营的兵力佯攻马头山，其余为预备队，以策应我团攻城。

当时，我们从抓的“舌头”得知的情报是驻守老河口的敌一〇四旅归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指挥，该旅原为川

军刘湘旧部底子，后又调补兵员成为新旅。部队一律美式装备，并配有一个美式化学炮连。旅长肖西清为蒋军嫡系中的少壮派。我们从阵地前沿侦察发现，老河口的城防工事，相当坚固，城外附近的房屋均已拆光或烧毁。城墙较高，护城河又深又宽，护城河底部还插有尖桩。城外布有三道铁丝网，铁丝网外还做有鹿寨，一些开阔地、交通路口都布满了地雷。碉堡有明有暗，大碉小堡有交通壕相连，化学炮连阵地位于市中心公园旁边。当地老乡告诉我们：“你们没来之前，隔不了两天三晌地里路上总要炸死人、牛、羊、狗，真造孽呀！走步路就得小心。”要攻城还得进一步掌握敌情，于是我带两个小分队，佯装攻城态势，到前沿阵地进行火力侦察。如惊弓之鸟的敌人，一见我们攻城，纷纷从明碉暗堡里向我们射击。有一个排进至北门外一个小村庄后，被敌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上不去，也下不来，我不顾通信员、警卫员的劝阻，立即穿过呼啸的弹雨，冲到村西，看到敌阵前修有几处坚固的工事，以两挺重机枪、五挺轻机枪构成交叉火力网，除了吊坦克，很难冲过。不拔掉这个钉子，午夜总攻时，不知会有多少同志要流血牺牲。我马上挑选四名特等射手和我共五人组成“拔虎牙”战斗小组，我给他们讲：“拔虎牙得有个办法，一要引他惊恐，二要逗他发怒。他不惊不怒，不张嘴巴，你的钳子就伸不进去。老虎的威力就凭它有四只爪子和一口利牙，如今十七团十八团在两边捆住他的腿，拔牙敲头的事就是我们的了。”我命令战士迅速选好有利地形，并修筑简易掩体，待命进击。又将全团司号员集合起来，鼓起劲吹冲锋号。号声一响，枪弹齐发，敌人真以为我们发起攻城了，他们轻重火器一齐开火。我乘机观察，发

现敌人射击时碉堡、城垛有黑影闪动，射击一停，能见度就好。原来是敌人怕我们瞄准枪眼打他们，所以射击一停就赶快躲到一边去了。摸准了敌人活动规律，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我们五人组成两个小组，每人瞄准一个火力点，一见黑影晃动，就瞄准连射。往往连射后要等一会，敌人才又射击，他一射击，我们就来几个连射。就这样，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敌人的机枪都哑了，只有零星的步枪射击，大概“虎”已被我们拖得精疲力竭了。后来，我们从战俘口里得知，敌人守北门的一个营的机枪射手和几名下级军官，都被我们用打黑影的办法敲掉了，他们多为头顶开花，胸口穿洞或锁骨粉碎。在“拔虎牙”的战斗中，令我难忘的是一位高个子山东籍战士，他见我左手负伤，残损三个手指，跪射瞄准十分吃力，就爬到我身边说：“首长，你枪打的好，我身子骨结实，你把枪架在我身上打，我给你当枪架”。说着，就朝我面前爬。他双膝跪在地上，双肘撑着前身，尽量将背部支得平平稳稳。我严厉地说：“不行！这样太危险了，久了，你也吃不消”。他说：“首长，你都不怕危险，我还怕吗？”我一边将绑腿解开，将枪捆在左手上，继续向敌人射击，一边对他说：“你快起来，我这样就很便当了。”可惜，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子了。他那高高大大的身架，红黑红黑的脸庞，明明白白的眼睛，以及那跪下的姿态，时常浮现在我眼前；他那低沉坚定的语音，也时常在我耳中回响。可爱的战士，我们是否有机会相聚在一起，叙述那战火纷飞年代的往事呢？

我的战友何林同志（当时任我团三营连长），在解放老河口战斗中，光荣负伤，他的腰部、腹部、膀部三处是被敌

人化学炮弹炸伤的。我团三营政治教导员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据何林同志回忆（他当时任三营一连连长），五月十六日和他一起负伤的有通讯员、司号员，还有一位优秀的机枪射击手是三营一连机枪班班长，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谈起何林同志负伤，使我想起了一桩永远难以忘怀的事情。我团逼近老河口时，三营是主攻营，一连又是该营的主攻连。何林同志在每次战斗中，总是扑在最前边，五月十六日下午，他正带人去侦察地形，突然发现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正在哭着喊：“妈妈呀，妈妈呀！”是他的母亲留在城里，还是已经离开了人世，何林他们不知道。当时敌人在试炮，炮弹爆炸后，周围一片火光。小孩正处在危险之中，何林同志不顾一切，几个跳跃，几次扑倒，很快赶到小孩跟前，将他抱了下来，小孩得救了，何林将小孩交给通讯员，并说：“快把他带到炊事班，交给老班长，给他搞点饭吃。”又摸着小孩的头说：“小兄弟，莫害怕，打完了仗，我们帮你找妈妈。”过了不一会，那小孩又跑上来了，并且进入了敌人炮兵的射击区，何林同志又一次冲上去。不幸得很，当他离孩子还有五米多远时，敌人一发炮弹呼啸而来，落地爆炸，小孩被炸死了，何林同志身上三处受伤。

五月十七日午夜时分，部队发起总攻。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敌闻声丧胆，稍事抵抗，即渡河西窜。我团三营首先攻入城内，与敌之后尾部在化城门至大街码头一带展开巷战，占领河堤后，即向已登舟西逃之敌猛烈射击，敌于中渡被击毙，溺死者无数。同时兄弟团也从东门、南门攻入城内。五月十八日三时，我军攻克了老河口，解放了光化县，至此，宛西战役已胜利结束。